

墨西哥

电视连续剧故事

侯秀兰 李玉敏 编写



卞卡

侯秀兰

李玉敏

编写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	吐露真情	(1)
二	大海捞针	(9)
三	一无所获	(17)
四	一往情深	(24)
五	好事多磨	(33)
六	意外相逢	(44)
七	泄露秘密	(53)
八	名义夫妻	(65)
九	斩断情丝	(76)
十	丢失娇子	(85)
十一	祸不单行	(93)
十二	肠断魂销	(101)
十三	罪有应得	(113)
十四	终成眷属	(124)

一 吐露真情

美丽的墨西哥城山谷中学的一间教室里，地理教师米盖尔正在认真地讲课。突然，他发现学生卞卡目光呆滞，心不在焉。他提醒这位金发姑娘，思想不要溜号。

此时，卞卡的心早已飞回家中。父亲塞弗里诺身患重病，躺在床上。他那憔悴的面容不时浮现在卞卡眼前。

终于盼到了下课，卞卡急匆匆地来到街上，找到了正在卖花的邻居奥弗莉娅。奥弗莉娅见卞卡既要上学，又要照料父亲，没有丝毫收入，便将自己卖的鲜花分给卞卡一部分。

夜幕降临，卞卡手里还有许多花没有卖掉，便来到一个旅馆外面高声叫卖，一个喝醉了的旅客抢走了全部鲜花，卞卡追进旅馆。旅馆经理不但不帮助卞卡，反而诬陷她是想敲旅客的竹杠，并叫人喊来警察，将卞卡赶出了旅馆。

恰巧，卞卡的老师米盖尔和他的朋友律师恩利盖在这个旅馆里等候女友。米盖尔看到了刚才的情景，他不但不同情卞卡，反而瞧不起她。一会儿，他们便挽着两个打扮漂亮时髦的女郎跳舞去了。

这时，米盖尔的养父劳尔正焦虑地等待米盖尔回来。劳尔是一个大企业家，他的企业被誉为墨西哥城的骄傲，在同行中他是有威望受尊重的人，这一切全靠他日日夜夜拼命干才取得的。劳尔问奶妈玛丽娅，米盖尔什么时候能回来，玛丽娅告诉他，米盖尔刚刚打来电话说要晚回来一会儿。劳尔不赞成米盖尔放荡不羁的生活态度，他决定等米盖尔回来后，认真地和他谈一谈。

卞卡回到家里，塞弗里诺躺在床上，双眼紧闭，一声不吭。看到父亲病情加重，卞卡心情十分忧郁，她知道应该尽快带父亲去看病，可是钱从哪儿来呢？

过了一阵儿，塞弗里诺从昏睡中醒来。他后悔当初不该从乡下来到首都，如果在乡下，也许身体不会这样糟。但是，塞弗里诺很清楚，那时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吉雷塔罗，是因为他要把往事忘却，要把卞卡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姑娘，使她生活幸福。现在看到卞卡为生活奔波，自己一点也帮不上忙，他难过极了。卞卡暗自下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为父亲治好病，报答他的养育之恩。

夜深了，劳尔还在客厅里等待米盖尔。劳尔的夫人埃斯特下楼走了进来。埃斯特觉得劳尔对米盖尔的严厉管教是多此一举，米盖尔已长大成人，他的路应该自己选择。劳尔认为，埃斯特处处袒护米盖尔。他们争论了一番后，埃斯特独自去睡了。劳尔还坐在椅子上，支撑着疲倦的身体继续等着。

清晨六点钟，米盖尔打着呵欠懒洋洋地回来了。看到米盖尔精神不振的样子，劳尔怒气上升，他训斥米盖尔生活不该如此轻浮，不该花天酒地，并劝米盖尔，作为教师要为人

师表。只有严于律己，艰苦奋斗，才能创建事业，在社会上赢得一席之地。对劳尔的说教，米盖尔并不动心。面对不争气的养子，劳尔十分痛心，也就越加思念自己的亲生女儿。可是，她此刻在哪里呢？

卞卡陪父亲来到诊所。塞弗里诺告诉大夫，三个月前，他就感到胃疼，两周之后加重，昨天还吐了血。看完病，大夫将卞卡单独留下，对卞卡说塞弗里诺得的是溃疡病。他还嘱咐卞卡，除了药物治疗，塞弗里诺还需要良好的营养，而且要绝对卧床休息。

回到家里，卞卡心头沉甸甸的，父亲的病急需医治，可自己到哪里去弄钱呢？听了卞卡的诉说，奥弗莉娅也同卞卡一样焦急。她亲自出马去找“大脚”帮忙，“大脚”对卞卡十分同情，将卞卡被人抢走的卖花钱一笔勾销，又拿了一些花让奥弗莉娅交给卞卡去卖。奥弗莉娅兴冲冲地给卞卡带来这个好消息。就在这时，房东派路易斯来催收房租，并下令当天必须交清，否则就要将他们父女二人赶出去。

客厅里，劳尔还在为米盖尔生气。奶妈玛丽娅劝劳尔不要过多地责备米盖尔，他已经是大人了，不能象对孩子那样总是训斥。面对和自己相处了三十年的奶妈，劳尔坦率地告诉她，自己是怕米盖尔犯自己年轻时犯过的毛病。劳尔心绪不宁，他多么希望时间能够倒流。如果他能重新回到青年时代，他将会有新的选择，他会不顾一切地爱自己的恋人阿娜依丝，和她在一起生活，而决不会给自己留下终生的悔恨。他怀念阿娜依丝，这个为爱情献出了生命的女子和她生下的不知流落何方的女儿。

看到卞卡日夜操劳，塞弗里诺躺不住了。他想起自己曾对阿娜依丝许下的诺言，他觉得自己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去找活干，不然就对不起卞卡死去的妈妈。这时，奥弗莉娅来了，她告诉卞卡为她揽下了洗衣服的活儿，并交给卞卡一个顾客的家庭地址。这个顾客是米盖尔的女友莫妮卡。为取衣服，卞卡来到莫妮卡家中。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活着时，总难免做过错事。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离世时，往往会想起这些事，并为之遗憾，为之后悔。劳尔的父亲鲁道夫正处在这种心绪中。鲁道夫得了不治之症，他预感到自己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在死前，他一定要见到自己的儿子，他要向儿子讲述那件埋在心底很久的事情。他要忏悔自己犯下的难以原谅的过错，求得儿子的谅解。鲁道夫催促自己的老伴，赶快给儿子打电话，让他尽快回到家乡吉雷塔罗来。

接到母亲的电话，劳尔匆匆收拾行装。他告诉埃斯特父亲病危的消息，催促她赶快收拾东西和自己一起回家乡吉雷塔罗。埃斯特对吉雷塔罗没有一点好感，对鲁道夫的身体状况也毫不关心。她对劳尔说，家中需要有人照料，自己不能到乡下去。对埃斯特的冷漠无情，劳尔心中十分不快，他顾不上和她争辩，就和奶妈玛丽娅一起匆匆上路了。

来到乡下别墅，鲁道夫见到了盼望已久的儿子，如释重负。回首往事，由于他的偏见和自傲，促使他做了十分后悔的事情。他向劳尔讲述了这桩事情的真相。那还是在劳尔青年时代，劳尔和父母一起住在乡下。劳尔被洗衣女工阿娜依丝的美丽、善良、纯真所吸引，阿娜依丝面对风华正茂

的劳尔，也深深地堕入了情网。天真的阿娜依丝没有想到门第观念会给她带来不幸，她只是真心实意地爱着劳尔，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鲁道夫对这门婚事坚决反对，他看不起阿娜依丝，不允许儿子娶她为妻。他希望儿子能同富家女子埃斯特结成百年之好，这样劳尔就可以去首都定居。当阿娜依丝得知劳尔对爱情并不象自己那样真诚时，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鲁道夫受劳尔之托，到塞弗里诺家中去看望阿娜依丝，见到的是一个精神错乱，满嘴胡话的疯女人。鲁道夫担心劳尔得知阿娜依丝患病和已怀了他的孩子的消息，会和埃斯特解除婚约，便对劳尔隐瞒了阿娜依丝已失去理智的真相，欺骗劳尔说阿娜依丝是出于自愿住到塞弗里诺家中的，并把阿娜依丝和劳尔的骨肉说成是阿娜依丝和塞弗里诺的孩子。于是劳尔娶了埃斯特，来到了墨西哥城，再也没有见到阿娜依丝。鲁道夫还告诉劳尔，塞弗里诺其实只是阿娜依丝的保护人，此外没有任何别的关系。鲁道夫请求劳尔，原谅自己，并要求劳尔一定要找回自己的亲生骨肉。

得知事情的真相，劳尔心中多年的疑团解开了，一种内疚之感油然而生。他向鲁道夫发誓，找遍天涯海角也要寻回自己的女儿。

此刻，塞弗里诺也正在向下卡讲述往事。年轻时，他爱上了阿娜依丝，爱得几乎发了狂，她是他心中的月亮。可是那时阿娜依丝已经爱上了一个叫劳尔的乡下教师，她象崇拜上帝一样崇拜劳尔，对塞弗里诺却不屑一顾。然而，得知劳尔要和别人结婚的消息时，阿娜依丝发疯了。尽管阿娜依丝失去了理智，塞弗里诺还是深深地爱着她。为了阿娜依丝，他

一辈子没有结婚。他把无家可归的阿娜依丝接到自己家中，拼命干活儿养活她。在阿娜依丝死后，又承担起抚养她的女儿卞卡的义务。他可怜这个幼小的生命，卞卡的爷爷奶奶从来不承认这个孙女。由于阿娜依丝发疯后在塞弗里诺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村子里的人都以为卞卡是他的女儿。对此，塞弗里诺并不解释，他就象对待亲生女儿一样，把她拉扯大了。得知自己的身世，卞卡深深感激塞弗里诺的养育之恩，她告诉他，自己就是他的亲生儿女，在世界上，只有他才配做自己的父亲。

奥弗莉娅有时纳闷，一个生在乡下的姑娘怎么会起这么个高雅的名字。这天，她向塞弗里诺提起这件事，塞弗里诺回忆起往事。当初在吉雷塔罗，阿娜依丝给一对意大利夫妇干活，女主人叫卡卡，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和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她很喜欢阿娜依丝。后来，阿娜依丝有了孩子，模样也是这样漂亮，而且也是一头金发，阿娜依丝喜欢得不得了，也叫她“卞卡”，并要求塞弗里诺让孩子永远叫这个名字。说到这里，塞弗里诺的眼睛湿润了，他觉得自己对不起阿娜依丝。因为卞卡刚出生，阿娜依丝就永远合上了眼睛。临死前，他答应阿娜依丝照顾好这个孩子，让她生活幸福。然而现在自己病魔缠身，不但不能照顾卞卡，却是卞卡在照顾自己。奥弗莉娅劝慰塞弗里诺想开些。

此刻，卞卡正在为筹集给父亲治病的钱四处奔波。她来到莫妮卡家送衣服。莫妮卡看到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的衣服，非常满意，给了卞卡工钱。又让女仆将换下来的一堆脏衣服连同米盖尔的一件洒上了咖啡的衬衣一起交给卞卡去

洗。卞卡告别了莫妮卡，匆匆赶回家中洗衣服。

米盖尔正在家中坐立不安。他的钱包不见了，翻遍了所有的地方还是没找到。突然他想起钱包是放在被洒上咖啡的那件衬衣兜里，于是他又来到莫妮卡家。莫妮卡告诉他，中午卞卡将衣服取去洗了。听了莫妮卡的话，米盖尔想起下午上课时，卞卡迟到了二十分钟，是自己把她拦在教室门外。看来她是来取莫妮卡的脏衣服。米盖尔忐忑不安，他要了卞卡的家庭住址，准备马上动身去找她。

卞卡正在家里准备洗衣服，她刚要将衣服泡进水里时，发现了衬衣里的钱包。看到是洒上了咖啡的那件衣服，她想起莫妮卡说这是米盖尔的，眼前不由浮现出在教室那不愉快的一幕。“一定是那个讨厌的家伙的。”肥皂用没了，她和塞弗里诺打了招呼，上街去买。正在这时，米盖尔找到了卞卡家。塞弗里诺热情地将他让到屋里。米盖尔讲了自己的来意。塞弗里诺找出了米盖尔的衬衣，可口袋里并没有钱包。塞弗里诺想，卞卡泡衣服前肯定会检查口袋的，要是发现的话，总会和自己说一声的。想到这里，塞弗里诺告诉米盖尔：“您一定搞错了，钱包可能丢在别的地方了。”米盖尔想到莫妮卡的话，不由有些发急：“我敢肯定，钱包就在衬衣兜里，不拿出钱包，我决不离开这里！”在他的眼里，穷人是见钱眼开的，一定是卞卡把钱包藏了起来，他对着塞弗里诺大声喊叫：“别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钱包就在你们手里。你们要无赖，我就去报告警察局。”这过分的话语如同尖刀刺痛了刚烈正直的塞弗里诺。他的卞卡纯洁得如出水芙蓉，决干不出见不得人的事，他不允许任何人用这样的语言侮辱自己的

女儿，他被深深地激怒了，大声喊道：“您的钱包没在这里，您赶快从这里滚出去！”正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卞卡回来了。她告诉米盖尔：“您的钱包是在衬衣口袋里，我正准备交给您，您数一数里面的钱。”卞卡的话出乎米盖尔的预料，他有些窘迫。塞弗里诺愤愤地说：“您来这儿侮辱我们，把我们当成小偷！您以为我们这些人穷，就没有志气了吗？”过分的激动使塞弗里诺虚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他一下子晕了过去。奥弗莉娅大声惊呼，米盖尔不知所措。

米盖尔想要帮助卞卡，被她拒绝了。米盖尔苦恼地来到大街上，他给路易兹大夫打了电话，请他来为病人治疗。路易兹大夫给塞弗里诺看过病，告诉卞卡，她父亲需要很好地补养身体。卞卡拿出仅有的一点儿钱付医疗费，路易兹不肯收。他告诉卞卡，自己这次出诊，是应米盖尔的请求，不能要卞卡的钱。卞卡向米盖尔道了谢，米盖尔从钱包里取出钱交给卞卡，让她为父亲买些营养品。强烈的自尊心使卞卡恼怒了，她对米盖尔说：“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米盖尔心情烦闷地来到街上，给自己的好友律师恩利盖打了电话。恩利盖应邀来到饭店。米盖尔向恩利盖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不理解为什么急需钱用的卞卡会拒绝自己的施舍。恩利盖认为卞卡表面生气，实际心里想的是怎样从米盖尔那里弄到更多的钱，她一定是个市俗女人。米盖尔却不赞成恩利盖的看法，他觉得尽管卞卡非常傲慢，但决不俗气。他佩服一个弱女子如此刚强，而且很有志向。看到米盖尔对卞卡那么认真，恩利盖感到好笑，他猜想米盖尔准是爱上了卞卡。

二 大海捞针

鲁道夫去世后，劳尔牢记父亲临终的遗嘱，开始寻找自己的女儿。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拜访塞弗里诺的姐姐莱麦迪奥斯，想从她那儿打听一点儿消息。莱麦迪奥斯告诉他，当初塞弗里诺收养卞卡，引起全家人的反对，所以他就离开了家，从此杳无音信。劳尔告诉莱麦迪奥斯，刚刚得知卞卡是自己的亲生女儿，自己急于找到她。他将自己在墨西哥城的地址留给了莱麦迪奥斯，请她一旦听到塞弗里诺的消息就马上写信告诉自己。

没有打听到卞卡的消息，劳尔准备返回墨西哥城。埃米丽娅希望儿子能留在自己身边，和埃斯特、米盖尔一起到吉雷塔罗定居。劳尔告诉母亲，墨西哥城有自己的企业，自己脱不开身。但他答应，一旦找到女儿，就把她带回来，和母亲住在一起。他决心一回到墨西哥城，马上雇几个私人侦探，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自己的女儿。

劳尔回到墨西哥，向米盖尔讲述了老人临终的遗言。并发誓一定要找回自己的女儿。米盖尔却持不同看法，他觉得

也许那姑娘已经结了婚，或许已经有了孩子，或许那个收养她的人会让她恨劳尔，或许她不想见到劳尔……为了多几条线索，尽快找回自己的女儿，劳尔请求米盖尔也为这事帮忙，米盖尔答应了。埃斯特回来了。她一听劳尔说要找回自己的女儿，便勃然大怒。过去劳尔和阿娜依丝的风流韵事已经够她受的了，现在又硬塞给她一个女儿，她决不能容忍。她还担心，一旦劳尔找回女儿，他过去和阿娜依丝那段往事就会被人们重新提起，不仅在吉雷塔罗，就是在墨西哥城，这样的丑闻也会纷纷扬扬，街谈巷议。不但有损于劳尔，就是自己也会在朋友和亲属面前，抬不起头来。她哀求劳尔，不应该让那个女人来搅乱这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劳尔对埃斯特不理解自己的心情感到很难过。做为夫妻，埃斯特和他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竟是同床异梦。他越来越意识到，埃斯特轻浮、自私，只看重自身的利益，对别人的痛苦毫不关心。对劳尔的指责，埃斯特反唇相讥，她要劳尔不要忘记，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劳尔至今不过是个平平常常的乡下教师，不可能成为有地位、有希望的企业家。劳尔知道埃斯特说的都是实情，他是个富翁。

埃斯特见与丈夫话不投机，越说越僵，就不再张口了。她心中暗自盘算，自己已经不再是个痴情的女人，再也不能忍让了！她找到玛丽娅，让她说服劳尔放弃找女儿的想法。玛丽娅虽然身为奶妈，但她在这个家庭生活了三十年，已经成为这个家里不可缺少的成员了。埃斯特知道劳尔很听玛丽娅的话。面对埃斯特的请求，玛丽娅很为难，她太了解劳尔了，深知这么多年劳尔心中的痛苦，也知道他寻女心切，自己怎么能给他泼冷水呢，玛丽娅告诉埃斯特，对于她的要

求，自己无能为力，劳尔也决不会轻易改变主意。

玛丽娅提醒劳尔，在寻找女儿这件事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她将埃斯特让自己劝劳尔放弃寻找女儿的事坦率地告诉了他。玛丽娅劝劳尔如果真能找到女儿，最好让她住在另外的地方，劳尔不同意，他表示一旦找到女儿，就一定把她领回来，住在这个家里，给予她家庭的温暖，弥补自己的过失。而且后半生一定要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不论是埃斯特还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自己。

为了寻找女儿，劳尔请来了侦探。他直言不讳地向侦探讲述了自己的往事：在吉雷塔罗当教师时，他认识了年轻美丽的姑娘阿娜依丝，他们交了朋友。阿娜依丝真心实意爱上了他，而他却只是逢场作戏。他和另一个姑娘订了婚，她就是现在的妻子埃斯特。当时，在这个村子里还有个叫塞弗里诺的年轻人，他爱阿娜依丝，一直追求她，想和她结婚。但阿娜依丝是个痴情的姑娘，她心里只有劳尔一个人，当她得知劳尔订婚的消息，痛不欲生。她从家里跑了出来，听说后来住进了塞弗里诺家中，好久没有露面。劳尔结婚后，阿娜依丝曾经来找过他，那时她已临近分娩了。阿娜依丝是来告诉劳尔，自己怀的是他的骨肉。劳尔茫然不知所措，他不相信阿娜依丝，因为阿娜依丝已经和塞弗里诺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谁能担保那孩子不是塞弗里诺的呢？不久，阿娜依丝生下了孩子，自己却死去了，塞弗里诺带着那个小生命离开了村子。劳尔请求侦探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自己的亲骨肉。

早上卡将莫妮卡的衣服洗干净晾在院子里。当她出去

收衣服时，却发现绳子上的衣服不见了，问了几个人，都说没看见。卞卡一着急，不由落下泪来，她为这无端而来的灾祸伤心，这样高贵的衣服，她是无力赔偿的。真是屋漏偏逢暴风雨，船破又遇顶头风，老天爷对穷苦人为什么这样无情？看到卞卡神情异常，塞弗里诺忙问出了什么事？卞卡不敢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父亲。

卞卡提心吊胆地来到莫妮卡的家，将衣服被偷的事告诉了她。莫妮卡因为刚刚和米盖尔吵完架，心里正不痛快，听到衣服丢了，更是火上浇油。她一口咬定，卞卡一定知道衣服在哪里，她限定三天之内一定把衣服拿来，要么赔一万二千比索，二者任选其一，否则就到警察局去评理。

卞卡为莫妮卡的衣服愁得彻夜未眠。奥弗莉娅很相信天命，便拉卞卡到自己朋友家里去算一卦。奥弗莉娅的朋友西丽娅对卞卡说：在牌上她看到卞卡家里有个生病的成年男人，卞卡整天惦记着他；她看到牌上有很多眼泪，有个有权有势但良心很坏的白种女人，那人想伤害卞卡，那个女人贪财，想和卞卡打官司，卞卡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她看到卞卡心底是自由自在的，还没爱上哪一个人；她看到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男人爱上卞卡，卞卡也会爱上他，然而在爱情上还有许多风波，成败难测；她看到许多钱……听了这席话，奥弗莉娅非常兴奋，眼前缺少的就是钱。然而西丽娅告诉奥弗莉娅，这笔财产是属于卞卡的，但那是将来的事。

回家的路上，她们捉到了一个折了翅膀的鸽子。奥弗莉娅若有所思，她让卞卡去买当天晚上能抽彩，第二天就能发表的彩票，碰碰运气，就要尾数是24的那张，因为彩票上鸽子代

表24。奥弗莉娅告诉卞卡，菲利佩摊上有个以24为尾数的彩票，是5024号。卞卡请奥弗莉娅快拿钱替自己去买这张彩票。

清晨，卞卡找来报纸，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5024号二等奖”。卞卡欣喜若狂。她要用这笔钱给塞弗里诺买件新衣服、买药，还莫妮卡的衣服钱。面对兴高采烈的卞卡，奥弗莉娅难过得几乎落下泪来。她告诉卞卡，当她赶去时，24号已被人买走了，为了赶上这次抽签，她买了84号。卞卡一下从梦想跌回到了现实中来，她抑制住内心的失望，反过来安慰奥弗莉娅。她相信自己拼命干活儿，用劳动所得会还上莫妮卡的衣服钱的。

卞卡哪里想到，莫妮卡已经把她告了。警察来到了她家门口。听到消息，奥弗莉娅急匆匆跑来告诉卞卡：警察来抓她了。卞卡想把这消息瞒住塞弗里诺。可是警察已经告诉了塞弗里诺：有人告卞卡监守自盗。尽管塞弗里诺百般辩解，奥弗莉娅苦苦哀求，邻居们真心劝阻，警察还是将卞卡带走了。塞弗里诺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咆哮着，他咒骂那个可恶的女人，他痛恨自己窝囊，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女儿，使她遭受到如此侮辱。

警察局里，卞卡如实讲述了衣服被偷的经过。看到陪伴莫妮卡而来的米盖尔，卞卡那大大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悲哀，她痛心地对米盖尔说：“老师，您应该知道我是清白的。”正在这时，塞弗里诺、奥弗莉娅和众邻居赶到了警察局，他们都是来为卞卡作证的。局长听了众人的话，感到左右为难，他转向莫妮卡，请她自己重新考虑一下。如果撤回起

诉，此事到此终结，如果坚决起诉，则要在起诉书上正式签字。听了卞卡的讲述和邻居们的辩解，又想起上次钱包的风波，米盖尔如梦初醒，他把莫妮卡叫到另一间房子里，劝她撤回起诉。

莫妮卡拿起笔在起诉书上签了字。她恶狠狠地说：“把这个窃贼关到监狱里去吧，她交不出保金来就休想出去！”看着愤怒的人们，莫妮卡灵机一动，她走向米盖尔，故做多情地说：“亲爱的，我满足你了，你让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已经签了。”面对莫妮卡的厚颜无耻，米盖尔目瞪口呆。塞弗里诺拦住莫妮卡苦苦哀求。卞卡不让父亲往下说了，她知道最狠不过富人心，莫妮卡不会因为父亲哀求就大发慈悲的。

拿不出保证金，卞卡被留在了警察局，邻居们回到家里，奥弗莉娅在大家中间发起了一次互助活动。他们决心把保证金凑足，在圣诞节前把卞卡接出来。到哪儿弄这么多钱呢？塞弗里诺苦苦思索，慢慢地他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想出了挽救女儿的好主意。

塞弗里诺拖着病弱的身体，来到教堂门口。他向街上的行人伸出手，嘴里不停地喊着：“可怜，可怜，开开恩，行行好，施舍点吧。”做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塞弗里诺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但此时此刻他再也没有别的法子，为了女儿，他放下了做人的尊严。他一边向人们乞讨，一边诉说自己女儿的不幸遭遇。过路人被他的行为所打动，掏出一些钱送给他，并祝愿卞卡的问题能圆满解决。

米盖尔也在为卞卡的命运担忧。在雷林斯饭店。他向恩利盖讲述了在警察局的情况，对莫妮卡的行为他十分气愤。